



皇清經解卷三十

學海堂

禹貢錐指

德清胡明經撰

濟河惟兗州

釋文濟子禮反下同兗轉反摺按濟漢書啓作沛顏氏曰沛本濟水之字從水沛聲東音赫林氏

曰濟古文作沛說文云此兗州濟也其從水從齊者說文云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濟沛音同字異當以古文爲正吳氏曰導水章所敘冀州之濟兗州之濟實一水也濟沛二字通用說文因二字而以此濟南濟爲二水非也充史記作汎

傳曰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正義曰此下八州發首言山川者

皆謂境界所及也鄭氏樵曰禹貢之書所以爲萬代地理家

成憲者以其地命州不以州命地也如兗州者當時所命之

名後世安知其在北故曰濟河惟兗州以濟水河水之

間爲兗州也以荆山衡山之閒爲荊州故曰荆及衡陽惟荆

州濟河者萬代不泯之川也荆衡者萬代不泯之山也使荆

清經解卷三十

胡明經禹貢錐指

一

兗之名得附此山川雖後世更改移易爲不沒矣謂按濟自

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此兗之東南與豫徐青分

界處河自大任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

河入于海此兗之西北與冀分界處

傳自兗州以下言據者六言距者六正義曰據謂跨之距

至也學者師承其說千有餘年於此矣今按據字義說文

云杖持也玉篇云依也持也廣韻云依也引也案也跨字

義說文云踞也玉篇廣韻並云越也二字之義絕不相謀

而疏乃以跨釋據何邪賈生過秦論云秦孝公據殽函之

固班孟堅西都賦云左據函谷一殽之阻此但言秦地東

有殽函非謂殽函之東亦秦地也張平子西京賦云於後



則高陵平原據渭踞涇蓋東起朝邑西盡鳳翔縣聯數百里皆在渭北故曰據渭非謂跨渭而南也涇水自北絕原而南入渭則原實東西跨涇矣故曰踞涇跨本訓踞踞卽跨也據踞音同字異踞有跨義而據無跨義自俗書二字混用如據鞍或作踞虎踞或作據之類而疏遂以跨釋據昔人嫌宋儒訓詁多出已意不謂唐初已有此弊也然據之與距傳似有異義而不可曉推尋經旨若河若濟若淮若岱若荆皆謂二州之間以是山是水爲界彼此所共不得專屬一州徐揚共是淮何以一言及一言據荆豫共是荆山何以一言據一言至雍豫兗與冀共是河何以豫兗皆言距而雍獨言據又如衡陽華陽同得山南之地何以一言及一言據雍梁之西竝以黑水爲界何以一言據一言距青徐之岱猶荆豫之荆何以荆有據而岱無據凡此類紛然雜出恐傳者涉筆偶爾異同不可以一知半解妄生分別也自疏以據爲跨而經義始有難通者矣其說兗州曰濟河之間相去路近兗州之境跨濟而過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河也此蓋本之漢志漢志濟陰郡治定陶縣唐爲濟陰縣今曹縣定陶縣是山陽所領縣有成武唐亦爲成武縣今城武單父縣今單縣是東緡唐爲金鄉縣方輿音房預唐爲方輿縣今魚臺縣是皆在濟水之南二郡志竝屬兗州故以爲兗州之境跨濟而過不知漢武置十州乎青之東北據海以爲跨海而有遼東猶可通也荆之

皇清經解

卷三十

胡明經禹貢錐指

二



北據荆山則曰此州北界至荆山之北夫衡言陽則知荆  
州南跨衡山華言陽則知梁州不得華山荆山二州無異  
辭何以知荆北跨荆山而豫獨不得荆山乎至若雍之東  
據河則侵入冀域理尤不可通故改從王肅西據東距之  
說然黑水絕遠而雍復跨之亦無是理也揚之跨淮而北  
不識更以何地爲徐界梁之跨華陽而東不識更以何地  
爲豫界疏亦不能有說以處此矣竊謂跨之一字大有害  
於經義鄭漁仲謂禹貢以地命州不以州命地所以爲萬  
世不易之書此最善言禹貢者蓋禹別九州不論廣狹長  
短唯因高山大川以表界非若後世郡國大牙相制之形  
亦不必截然方整如碁局兗之南界及濟水而止何用割  
水之南以附兗荆之北界及荆山而止何用割山之北以  
附荆如疏所言事涉晚近不可以說經故曰跨之一字大  
有害於經義也蔡氏於據海據淮據荆山據華山之南皆  
改據曰至曰距而兗之據濟如故雍之距黑水而據河則  
從疏倒置其字蓋亦以據爲跨而理有可通者則因之必  
不可通者則改之其於夾漈之言終未闕其奧妙也

爾雅濟河閒曰兗州注云自河東至濟周禮河東曰兗州  
而賈疏以爲侵禹貢青徐之地者蓋以其山鎮曰岱山其  
澤藪曰大野知之殷之兗州自河東至濟與禹貢同其境  
州自濟東至海亦與禹貢同而周則言河不言濟蓋其境  
越濟而東得岱矣岱南爲徐北爲青徐州曰大野旣猶是



知侵禹貢青徐之地也充界跨濟唯周制有然以言乎禹  
貢之兗州則悖矣

兗州有古帝顓頊之虛杜預曰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房觀有窮

昆吾韋顧之封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衛文公遷于楚丘成公又遷于帝

丘南燕姑姓鄆凡四國戰國時為衛魏宋齊趙五國地秦

并天下置東郡碭郡東北境是齊郡北境是鉅鹿上谷二郡東漢

復置兗州領郡八後漢魏晉並因之唐為河南道之靈昌滑州

濮陽濮濟濟陽濟東平鄆等郡河北道之清河貝州魏郡魏博

平博平原德樂安棣景城滄等郡按以上通典所列有當

往屬者東平之須昌鉅野宿城及壽張之東境此為東原大野之地

平州界鉅野故城在今鉅野縣西魯郡之任城冀丘城

皇清經解 卷三十 胡明經禹貢錐指 四

今為濟寧州及嘉祥縣之東境冀改屬徐濟陰之南華在

澤西今為靈昌之匡城在南華西今為長垣縣改屬豫濟陽之長清

今屬濟南府及東阿之東境今東阿縣是平陰之北境改屬青其南

境改屬徐也平陰制佔濟南北故分屬青徐又有當來屬者冀域信都郡

及鄴郡之內黃堯城臨河內黃堯城二縣故城並在今內黃縣界臨河故城在今滑縣北

汲郡之黎陽東境其豫域則濟陰之乘氏也乘氏在荷澤東今為曹州

以今輿地言之河南衛輝府之胙城縣胙城本在河南自金明昌五年河徙

出縣南而縣直隸大名府唯濬縣之西境當屬冀及真定

始為河北地長垣東明二縣當屬豫河閉二府之東南境當以漢時漳水故道為界山東則東昌

府其兗州府則曹州陽穀壽張鄆城濟南青州二府則西

北境當以漢時濟水故道為界皆古兗州域也

東南據濟與豫分界當自兗州府之曹州始何以知之按  
導水濟入河溢爲滎東出於陶丘北又東至于菏菏澤在  
今定陶縣境經繫諸豫雷夏在今曹州境經繫諸兗故知  
二澤之閒爲兗豫之界也濟水至曹州西分爲二一水東  
南流爲菏水一水東北流入鉅野澤爲濟瀆春秋僖公三  
十一年取濟西田左傳云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酈  
道元云濟水自是東北流出巨澤卽此地也濟水又北過  
東昌府之濮州范縣東與徐分界又北爲陽穀荏平東與  
青分界轉東爲濟南府之齊河濟陽齊東青城又東爲青  
州府之高苑博興樂安

樂安縣東北一百十里有琅槐故城漢屬千乘郡古濟水入海處也

南與青分界今歷城以東有小清河卽濟水入海之故道

其北爲兗南爲青也

皇清經解

卷三十

胡明經禹貢錙指

五

西北距河與冀分界河自今河南衛輝府胙城縣北東至  
直隸大名府濬縣大伾山西折而北經河南彰德府界中  
又東北經直隸廣平順德眞定河閒四府界中東入于海  
此禹河之故道曲周以下卽漢時漳水之所行也詳見冀  
州

九河濟漯入海竝在兗東徒駭最北入枝次之漯在鬲津  
之南濟又在漯之南其所入皆勃海也自天津衛直沽口  
與冀分界南歷靜海縣東又南歷滄州東又南歷霑化利  
津蒲臺縣東折而東歷樂安縣北以小清河入海處與青  
分界



九河既道

傳曰河水合爲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正義曰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至河之西畔水分大河東爲九道故知在兗州之界平原以北是也釋水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也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閒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旣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

皇清經解

卷三十

胡明經禹貢錐指

六

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填塞時有故道鄭玄云今河閒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夏氏曰九河之名出于一時之偶然初無義訓李巡孫炎郭璞皆附會曲爲之說渭按漢成平東光屬勃海郡鬲縣屬平原郡弓高屬河閒國今直隸河閒府交河縣東有成平故城東光縣東有東光故城阜城縣西南有弓高故城山東濟南府德州北有鬲縣故城皆漢縣也蓋河自大陸以北禹疏爲九道以殺其勢然後恆衛可得而治大陸盡爲良田也

漢時言九河以爲不可考者平當云九河今皆實與填同滅馮遂云九河今旣滅難明王橫云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

是也然許商所言實有其地就三河推之其餘大槩可知  
九河豈真湮滅無遺迹邪而近世學者又患求之太詳凡  
後人所鑿以通水而被新河以舊號者悉據以爲禹之九  
河杜氏通典於許商所得之外又得其三鈎盤在景城郡  
界馬頰覆釜在平原郡界惟太史簡絜三河未詳處所而  
史記正義云簡在貝州歷亭縣界輿地廣記云簡絜在臨  
津金地理志云南皮縣有潔河明一統志云太史河在南  
皮縣北則此三河者亦皆犂然有其處所矣以漢人所不  
能知而一一臚列如此可信乎不可信乎蔡傳云或新河  
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互爲兩說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  
此言是也于欽齊乘以爲許商孔穎達之言簡而近實後

世圖志雖詳反見淆亂某嘗往來燕齊西道河閒東履清  
滄熟訪九河故道蓋昔北流衡漳注之河旣東徙漳自入  
海安知北流之漳非古徒駭河歟踰漳而南清滄二州之  
閒有古河隄岸數重地皆沮洳沙鹵太史等河當在其地  
滄州之南有大連澗西踰東光東至海此非胡蘇河歟澗  
南至西無棣縣百餘里閒有曰大河曰沙河皆瀕古隄縣  
北地名八會口縣城南枕無棣溝茲非簡絜等河歟東無  
棣縣北有陷河闊數里西通德棣東至海茲非所謂鈎盤  
河歟濱州北有土傷河西踰德棣東至海茲非鬲津河歟  
土傷河最南比他河差狹是爲鬲津無疑也于氏之論可  
謂博而篤矣然而求九河者正不必尺寸皆合於禹之故



道亦不必取足於九許商言自爾以北至徒駭閔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韓牧以爲可略于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此真通人之見知此者可與窮經可與治水矣

曾彥和云九河其一不名者河之經流先儒分簡絜爲二非也林少類以爲不然九河自大陸以北播爲九道其勢均也安得以一爲經流八爲支派哉二說皆誤漢書敘傳云自茲距漢北七八支其一存者卽是徒駭孔䟽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說本於此朱子亦以爲然故孟子集注簡潔絜訛爲潔仍爲二河而蔡傳獨從會氏何邪

夏允彝禹貢合注曰桓譚新論云河水濁一石水六斗泥

皇清經解

卷三十

胡明經禹貢錐指

八

而民競引河溉田令河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決以其壑不泄也可禁民勿復引河夫引河且不可况分爲九乎然則禹之導爲九河也何居蓋河不可分謂其上流耳若入海之處泄之愈速則河愈通利又何害哉今九河之下卽爲逆河殆謂自此而下卽海潮逆入矣蓋名雖爲河其實卽海也海水內吞九河外灌不惟藉水力以刷沙而海之潮汐亦藉河力以敵之禹之以水治水所爲不可及也又曰要以入海之所固宜分疏之使速泄下流速泄則上流不壅河之利也若未及於海則流分力弱無以刷沙適壅之矣故曰河不兩行兩行且不可况九河歟蘇轍謂無兩河

並行之理蓋當時有爲而發非古人之通論

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闕入流以自廣

中侯略同鄭康成謂齊桓公塞之蓋據此文言塞其東流入枝

并使歸徒駭也蔡傳曰曲防齊之所禁塞河宜非桓公所

爲閻百詩云此言近理其實葵丘五命特以約束諸侯躬

自犯者多矣矣有於河惟于欽齊乘曰河至大陸趨海勢

大土平自播爲九禹因而疏之非禹鑿之而爲九也禹後

歷商周至齊桓時千五百餘年支流漸絕經流獨行其勢

必然非桓公塞入流以自廣也論最確余因思齊桓卒于

襄王九年戊寅至定王五年己未甫四十二年而周譜云

是年河徙蓋下流既壅水行不快上流乃決理所宜然河

之患始此矣渭按百詩之言甚當入流雖非桓所塞而參

皇清經解

卷三十

胡明經禹貢雜指

九

以周譜則壅自桓時亦非妄緯書不盡無稽也

九河之地爲海所漸王橫之言誠誤若程大昌云鄭道二

亦謂九河苞淪于海則善長實未之有也按鄭氏三言碣

石淪于海中而九河不從橫說第五卷河水注云自扇盤

東光河間樂成以東城地並存川瀆多亡第十卷漳水注

云九河既播入枝代絕遺跡故稱往往時存此與許商鄭

康成所言如出一口而程氏與碣石連舉遂使鄭亭負此

長冤吁可怪也

雷夏既澤灘沮會同

釋文灘徐音邕王于用反沮七餘反渭按灘史記漢書並作雍

傳曰雷夏澤名灘沮二水會同此澤正義曰洪水之時高原

亦水澤不爲澤雷夏既澤高地水盡此復爲澤也於澤之下



言澗沮會同謂二水會合而同入此澤也地理志云雷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黃氏曰澤資二水灌輸蔡氏曰澤者水之鍾也涓按今山東兗州府曹州東北六十里有成陽故城北與東昌府濮州接界雷夏在曹之東北濮之東南史記云堯作游成陽舜漁於雷澤卽此澗沮二水漢志無文括地志曰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通典雷澤縣本漢成陽縣元和志雷澤縣西北至濮州九十里按北齊廢成陽隋復以其地置雷澤縣唐宋因之金又廢今曹州東北六十里故雷澤城是澗沮二水在澤西北平地元和志曰澗水沮水二源俱出雷澤縣西北平地去縣十四里又曰雷夏澤在縣北郭外澗沮二水會同此澤與孔傳符矣韓汝節云雷夏既澤志濟之治非也禹治濟之功徐爲多觀大野東原之文可知其於兗也自九河

皇清經解

卷三十

胡明經禹貢錐指

十

而外導雷澤之下流以注於濟而又濬澗沮之故道以歸於澤使柔土復常而其事畢矣

周禮兗州其浸盧維鄭注云當作雷雍引此雷夏既澤爲證蓋以雷爲雷澤雍爲澗水也通典不從鄭說云盧水在濟陽郡盧縣澗水在高密郡莒縣今按維漢志一作維故杜氏以職方之維爲禹貢之澗然周時徐并於青兗不得越青而東有澗濟陽之盧水古不著名他書亦少見竊謂周禮多古字靄似盧維似維以字形相近而誤鄭破盧維爲雷雍殆不可易二水合以注澤則言雍固可該沮也

水經注云瓠子河故瀆自句陽縣西

句陽故城在今曹州北

又東逕

雷澤北澤在大成陽故城西北十餘里其陂東西二十餘

里南北十五里卽舜所漁也又云雷澤西南十里許有歷山山北有小阜澤之東北有陶墟郭緣生言舜耕陶所在墟阜聯屬濱帶瓠河其北卽廩丘縣今范縣東南有廩丘故城瓠河與濮水俱東流經所謂過廩丘爲濮水者也然則雷澤在瓠河之南成陽故城之西北陶墟之西南歷山之東北矣近志言雷澤處所不甚分明故詳錄之

山海經曰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頭鼓其腹則雷此正太史公所不敢言者酈善長注水經尙無取於此而蔡氏引之以釋禹真何其不知所擇也明李之藻曰澤底有巉石深壑冬至前水吸而入如巨雷鳴故名雷澤見孫氏九此州山水考

亦奇不知出何典記抑或身歷其地而得之今復然否

皇清經解

卷三十

胡明經禹貢雜指

七

孫氏曰既澤者尙未爲澤今始爲澤也既豬者尙已爲澤今復舊也朱子語錄言有一本孫會書解孫是孫徵曾是會彥和也竊謂雷夏本非澤

而禹滄之使爲澤豈行其所無事與當從舊說蓋充地卑下受患最深橫流之時雷夏不見其爲澤也水退則復爲澤故曰既澤他州雖有水患而澤形如故但其水時旁溢爲害禹立陂以障之耳故曰既豬然下文云九澤既陂則雷夏亦有陂可知水經注所言陂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十五里蓋禹迹也

蔡傳灑沮二水名會氏曰爾雅水自河出爲灑許慎云河灑水在宋又云汜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灑水東入于泗水經汜水出陰溝東至蒙爲狙獾水經汜水東至蒙縣爲灑水又獲水



出汜水於蒙縣北並無  
狼獲蓋灘獲二字之誤則灘水卽汜水也灘之下流入于

睢水地志睢水出沛國芒縣睢水其沮水歟晁氏曰爾雅

自河出爲灘濟出爲漣求之於韻沮有漣音二水河濟之

別也二說未詳孰是涓按汜沮皆出豫入徐於兗無涉水

經注云濮陽縣北十里卽瓠河口禹貢雷夏既澤灘沮會

同爾雅曰水自河出爲灘許慎曰離者河離水也其意以

瓠子爲離此則在兗域然禹河不經濮陽以瓠子爲禹貢

之灘亦非也沮雖有漣音今考水經注汜水西分濟瀆逕

濟陰郡南爾雅曰濟別爲漣昔漢祖卽帝位於汜水之陽

張晏曰在濟陰界也汜音泛今曹縣定陶皆有汜水汜水又東合荷水而

北注於濟瀆然則漣水卽汜水出入皆在豫域安得讀沮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胡明經禹貢鉅指 十一

曰漣以當之邪韓汝節謂汜睢在豫徐之境無預於兗而

兗州自有灘沮其說是矣然以小清河爲沮以章丘縣之

灑水入小清河者爲灘則又大非括地元和志明有灘沮

二水出雷澤縣西北平地寔字記同而諸儒皆莫之考妄引他

水於經奚當焉

爾雅先儒以爲周公作或以爲子夏作皆無明徵大抵多

後人所附益如水自河出爲灘據汜水而言禹時未有鴻

溝南河不與淮泗通也今曹州南二十五里有灘河自東

明縣流入又東北入鄆城縣界志以爲卽禹貢之灘妄也

此乃段凝決河之後河水分流始有此名耳禹時河由大

陸去此甚遠安得有別出之灘竊謂灘沮皆濟水所出而

河不與焉何則濟性勁疾故屢伏屢見皆自平地中涌出於衆喬陶丘之外復有此二源唐書許敬宗傳云濟泆而至曹濮散出於地合而東夫曰散曰合則非獨陶丘一竇可知矣雷澤縣正在曹濮之間而澗沮出其西北其爲濟水無疑它如管城之京水新鄭之溱水荊縣之百脈水歷下之七十二泉皆側近滎濟從平地中涌出蓋亦此類不得泥爾雅之文謂澗出於河沮出於濟也

或疑澗沮不入雷澤余按斐駟史記集解引鄭康成說云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百詩曰下一觸字鄭蓋以目驗知之殆無可疑惟雷澤之下流未知何往大抵不南注濟則北注濮濮亦終歸于濟也

皇清經解

卷三十

胡明經禹貢錐指

三

王晦叔云九域志濮州有沮溝卽禹貢澗沮會同者而二源杳無蹤跡蓋五代以後河流經此蕩滅無存也今州境有古黃河二道一在州北自開州流入又東北入范縣界此東漢時經流至唐宋皆行之一在州東六十里自曹州流入又北入范縣此五代以後決河所經也州東南九十里有成陽故城與曹州接界其西北爲雷澤縣澤在縣之西北二源又在澤之西北去縣十四里河舊行州北距二源頗遠故得無恙迨梁末段凝決河水以限晉兵而決口日大屢爲曹濮患宋太平興國八年天禧三年河決皆泛濫曹濮閉二源適當其衝爲河所陷久之河去而空竇淤塞水不復出矣然史記集解正義元和寰宇等書辛而未



亡談禹貢者豈竟束之高閣而不視邪宋人惟易祓知之而不能力主其說惜哉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釋文蠶在甫反

傳曰地高曰丘大水去民下丘居平土正義曰宜桑之土既得桑養蠶矣洪水之時民居丘上於是得下丘陵居平土矣釋丘云非人爲之丘孫炎曰地性自然也計下丘居土諸處皆然獨於此州言之者鄭玄云此州寡於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閒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於是下丘居土以其免於厄尤喜故記之蔡氏曰蠶性惡濕故水退而後可蠶然九州皆賴其利而獨於兗言之者兗地宜桑後世之濮上桑閒猶可驗也王氏炎曰今德博河閒產絲最多其地宜桑可知識

皇清經解

卷三十

胡明經禹貢錐指

十四

之者農桑衣食本故也王氏樞曰蠶性惡濕於下土非宜充地宜桑於水退始宜故獨於兗志之邵氏寶曰桑土蠶以物知土陽鳥居以物知水涓按爾雅蠶桑繭郭璞云食桑葉作繭者卽今蠶秦湛蠶書曰考之禹貢揚梁幽雍不貢繭物充筐織文徐筐玄織縞荆筐玄繻璣組豫筐織纊青筐壓絲皆繭物也而桑土既蠶獨言於兗然則九州蠶事充爲最子游濟河之閒見一婦不蠶比屋詈之故知兗人可爲蠶師也見淮海後集湛字處度觀之子也 降丘宅土傳謂就桑蠶茅氏匯疏云此所謂得平土而居之不必言就桑蠶也

衛之封域東得桑土之野楚丘帝丘皆是也其詩曰降觀于桑又曰說于桑田又日期我乎桑中又曰桑之未落其

葉沃若此木屢見於歌詠則其多可知樂記云桑閒濮上  
桑閒卽桑中其地在濮水之上也雷夏灘沮皆與濮州接  
壤故桑土旣蠶相繼言之濮州舊志云兗之桑濮爲上入  
其境蔭蔽阡陌當蠶而治絲帛者比鄰至不相往還帛成  
可以衣舉室其餘則貿之衛風稱抱布貿絲蓋自昔而已  
然矣渭按左傳晉公子重耳在齊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  
其上以告姜氏而史記貨殖傳言鄒魯濱洙泗頗有桑麻  
之業又曰齊魯千畝桑其人與千戶侯等又曰沂泗水以  
北宜五穀桑麻是青徐之土亦宜桑也詩魏風曰彼汾一  
方言采其桑又曰十畝之閒今桑者閒閑今貨殖傳曰燕  
代田畜而事蠶是冀土有宜桑者孟子言文王養老之政

皇清經解

卷三十

胡明經禹貢錐指

五

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而幽風七月之二章三章詠蠶桑  
事甚悉是雍土亦有宜桑者也古者蠶桑之利北土爲饒  
觀秦氏蠶書及濮州舊志所言則近世猶未之改不知何  
時稍衰而吳越之閒獨擅其名賦斂亦因以加重遂有枵  
袖其空之歎古今事變之不同有如此者

兗少山而丘頗多其見于經傳者曰楚丘今在滑縣東北帝丘今在滑縣東北

州本顛頭之旄丘在開州鐵丘在州西南瑕丘清丘並在州東廩丘虛故稱帝丘在今觀城縣南又顛丘在今濟縣西南今濟縣西當屬冀故不數

土之野故經繫降丘宅土於桑土旣蠶之下說文丘土之高者廣雅小陟曰丘兗地最卑丘非山比當汎濫之時而其上猶可以居人益信懷山襄陵謂孟門之洪水而非泛



言九州之災矣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釋文墳扶粉反後同章昭音勃墳反繇音遙

傳曰黑墳色黑而墳起繇茂條長也林氏曰墳者土膏脈起也左傳公祭之地地墳是也九州惟此與徐揚言草木者孔疏云三州偏宜草木也此說不然按三州最居下流其地卑濕沮洳洪水為患草木不得其生至是或繇或條或夭或喬而或漸苞故於三州特言之以見水土平草木亦得遂其性也東陽陳氏曰充徐揚居河濟江淮下流水未平則為下濕於草木非宜水既平則為沃衍於草木尤宜故三州特言草木渭按釋文馬云絲抽也視茂義為優吳幼清從之言充水最甚草木至是始抽始長與徐揚不同也

皇清經解

卷三十

胡明經禹貢錐指

去

孟子言洪水汎濫草木暢茂而三州之草木必待水土既平然後得遂其性何也蓋孟子所謂暢茂者乃山陵林麓高仰之地蒙籠鬱塞之狀經所謂絲條者乃平土樹藝五穀之地必水退而後草木得遂其性欣欣有向榮之意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釋文載馬鄭本作年渭按史記漢書並作年

傳曰田第六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正義曰諸州賦無下下貞卽下下為第九也林氏曰兗州之賦必待十有三載然後同於餘州非謂此州治水至十有三載而後成功也果爾則其文勢不應在降丘宅土之下蔡氏曰充當河下流之衝水激而湍悍地平而土疏被害尤劇今水患雖平而卑濕沮洳未必盡去土曠人稀生理鮮少必作治十有三載然

後賦法同於他州此爲田賦而言故其文屬於厥賦之下先儒以爲禹治水所歷之年且謂此州治水最在後畢州爲第九成功因以上文厥賦貞者爲賦亦第九與州正相當殊無意義其說非是王氏充耘曰兗受患最深水土旣可耕作矣又必寬之十三年待其一紀之後歲星一周天道變於上地力復於下然後使供輸比同於他州蓋因其受患之深所以優恤之至渭按林蔡王三說大槩得之而有所未盡韓康伯注易貞勝曰貞正也一也貞訓正兼有一義厥賦貞謂十二歲之中賦法始終如一也蓋禹制五畝之稅視歲之豐凶以爲多寡而充獨有異受患最深墾辟不易禹立一至少之則歲以爲常雖遇豐年亦不多取而寬以待之至一紀之後第

皇清經解

卷三十

胡明經禹貢錙指

七

十三載然後賦法同於他州亦視其豐凶以爲多寡也九州之賦唯缺下下充賦至少固當第九而經不言下下何也充賦法異於他州言貞則其義見言下下則其義不見故不曰厥賦惟下下而曰厥賦貞也

易文言曰貞固足以幹事是貞亦兼有固義內卦爲貞外卦爲悔本卦爲貞之卦爲悔貞皆其不動不變者厥賦貞當作此解蘇氏謂賦隨田高下者正也此州田中下賦亦中下田賦皆第六故曰貞夫九州之賦相校爲等差豈有雍賦旣第六而充復第六之理蔡傳云充賦最薄言君天下者以薄賦爲正也說本會氏然則他州之賦皆不正乎袁良貴曰什一者堯舜中正之法重則桀輕則貉謂賦以薄爲



正殊非大道朱氏云貞者隨所卜而定之之名也蓋充與他州不同水患雖平盈虛未卜故必作十有三載歷歷試之然後得其一定之法而賦始年年齊矣按袁之砭蔡誠是而以貞爲卜義亦未當金吉甫云貞字下下字也古篆凡重字者於上字下添二充賦下下篆從下二或誤作正遂譌爲貞此說尤非經果曰厥賦下下則下文義不可通矣

禹貢言作者四冀大陸既作青萊夷作牧荆雲夢土作火及此作十有三載乃同是也彼三州皆以作爲耕作則此州何獨以作爲治水邪總由漢儒錯解此經以十有三載爲洪水初平之年後人遂踵其謬耳今按禹之治充疏九

皇清經解

卷三十

胡明經禹貢錙指

大

河淪濟潔澤雷夏會灘沮而其功已畢民皆降丘宅土矣豈必遲之又久而後平乃始有賦法也哉以初年所入之數爲準一紀之中槩從其薄貞一而不變此卽是充之賦法而與他州不同至十有三載地力加厚人功益脩乃同於他州耳後世募民開墾之法數年後起科漸加與熟田等亦卽此意春秋傳曰美惡周必復周謂歲星十二年一周天也十有三載其惡復爲美之時乎

厥貢漆絲

釋文漆音七

傳曰地宜漆林又宜桑蠶正義曰任土作貢此州貢漆知地宜漆林也周禮載師云漆林之征故以漆林言之林氏曰八州之貢揚荆最多充雍最寡各因其地之所有而不強之以

所無也雖有多寡然皆以其所入準其高下以充每歲之常  
貢是以有多寡而無輕重呂氏曰九州之貢皆服食器用之  
物所謂惟正之供渭按衛文公遷于楚丘其詩曰樹之榛栗  
椅桐梓漆是亦充土宜漆之一證也

厥篚織文

渭按篚漢書皆作  
斐顏氏云與篚同

傳曰盛之篚篚而貢焉正義曰織文織而有文者也鄭玄云  
貢者百工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故以貢篚  
別之歷檢篚之所盛皆供衣服之用入於女功如鄭言矣其  
無厥篚者州無入篚之物故不貢也曾氏曰謂之織文則繪  
畫組繡而有文者不與矣林氏曰古者幣帛之屬皆盛於篚  
蘇氏引篚厥玄黃爲證是也夏氏曰參考餘州徐篚玄織縞

皇清經解

卷三十

胡明經禹貢篚指

尤

揚篚織貝荆篚玄纁璣組豫篚織纁皆可充衣服之物若夫  
青之縠絲雖不充衣服然爾雅注謂縠絲出東萊以織繪堅  
韌異常則亦可充衣服故篚之梁雍有貢無篚以其不宜也  
蔡氏曰篚竹器篚屬也吳氏曰織文綾羅之屬渭按篚供幣  
帛之類入於女功其卽周官之幣貢服貢與

疏云漢世陳留襄邑縣置服官使制作衣服是兗州綾錦  
美也按水經注引陳留風俗傳云襄邑縣南有渙水故傳  
曰睢渙之閒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尙書所謂厥篚  
織文者也襄邑在豫域不當引兗篚爲證疏承其繆

孔傳云織文錦綺之屬吳氏揚州注曰染其絲五色織之  
曰織貝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者曰織文故以爲綾羅之



屬而不言錦蓋錦必染絲以織也其義較長今從之

浮于濟潔達于河

釋文潔天答反  
篇韻作他合反

傳曰濟潔兩水名因水入水曰達正義曰地理志云潔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其濟則下文具矣因水入水謂不須舍舟而陸行也蔡氏曰舟行水曰浮潔者河之支流也充之貢浮濟浮潔以達于河也帝都冀州三面距河達河則達帝都矣涓按今山東東昌府朝城縣西有東武陽故城青州府高苑縣北有千乘故城皆漢縣河謂南河之尾潔首受河處也孟子曰禹疏九河淪濟潔皆在兗域而經於濟潔不言施功以貢道見之曰浮于濟潔則二水之治可知矣其立文簡奧類如此也

皇清經解

卷三十

胡明經禹貢錐指

三

傳云順流曰浮張子詔取之以釋荊州之貢道而傳同叔爲之辯曰豫貢浮于洛達于河順流也雍貢浮于積石至于龍門順流也而濟潔受河而東流兗浮濟潔以達于河果爲順流乎况荆貢所謂浮于江沱潛漢正如程氏各隨其便之說而逾洛則是泝漢而上無水可以通河故捨舟陸行以入洛由洛以至于河耳又安可謂浮漢爲順流乎今按傳說良是浮者舟行水上之謂沿泝同辭貢道言浮者七傳所舉五州之外唯青貢浮于汶達于濟亦爲順流而梁貢浮于潛逾于沔有沿有泝安國不究經始未而輕爲之解其謬顯然無垢猶有取焉何也

濟潔之潔說文本作濕

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从水濕聲桑欽云出于乘高唐他合切燥

濕之濕說文木作溼

幽溼也从水一所以覆也覆而隸改有土故溼也隸省聲失入切

日爲田又省一系遂作潔而濕轉爲溼濕溼二字混而無

別漢千乘郡有濕沃縣潔水之所經故名而地理志訛爲

溼司馬彪魏收皆承其誤惟水經注作潔沃當從之

漢志東郡東武陽縣下云禹治潔水東北至于乘入海

東武陽卽今朝城縣應劭曰在武水之陽酈道元曰潔水亦或武水也其故城在今縣西千乘縣爲千乘郡治後漢始改郡爲樂安國詭引班志不當加樂安二字

又平原郡高唐縣下云桑欽言潔水

所出今按禹引河自大伾山西折而北循大陸東畔入海

而潔首受河自黎陽宿胥口始不起東武陽也水經注所

敘河水自宿胥口又東右逕滑臺城

故白馬縣治在今滑縣西南又東北逕黎陽縣南

皇清經解

卷三十

胡明經禹貢鍾指

三

東北逕伍子胥廟南

廟在晉頓丘郡界今清豐縣之西境是又東北爲長壽

津河之故瀆出焉

津在涼城廢縣東北六十里又東北逕濮陽縣

本漢濮陽縣地也丘今在開州之西南又東北逕濮陽縣

北開州西南二十里有濮陽故城又東北逕衛國縣南

縣故畔觀也其故城在今觀城縣西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

春秋書築臺于秦者也今范縣東南二十里有范縣故城又東北逕委粟津

寔宇記觀城縣東南六十七里有委粟城蓋與津相近皆古潔水也自周定王五年河徒從宿胥口東行潔川至長壽津始

與潔別其津以西潔水之故道悉爲河所占而上游較短

矣然河之故瀆不經東武陽亦不經高唐迨漢成帝建始末河決館陶

屬魏郡

由東武陽絕潔水而東北至高唐又絕



潑水東北至于乘入海雖嘗塞治而故道猶存王莽始建

國三年復決於此莽為元城冢墓計不隄塞明帝永平中

王景修之遂為大河之經流自是委粟津以西潑水之故

道又為河所占上游益短矣潑水一出於武陽再出於高

唐據成帝後言之耳詳見導河歷代徒流下水經注委粟津河北即

東武陽也潑水出焉河自此與潑別東北逕東阿茌平等縣至于乘入海水上承河

水於武陽縣東南而北逕武陽新城東引水自東門石竇

北注於堂池水而隍塹於城東北合為一瀆東北出郭逕

陽平縣之岡城西陽平故城今為莘縣治岡城在縣西南七里通典莘縣漢陽平縣地有武陽城

無此水矣元和志武河在朝城縣東十步蓋卽潑水也新

志云故流今堙惟縣城西門外少南三里許有大陂廣十

餘里其勢突城而東與陽穀縣西大陂連夏秋積潦并成巨浸相傳為古潑河匯流處又北絕莘道

皇清經解卷三十

胡明經禹貢錐指

三

城之西北今莘縣西十三里有莘亭故城又東北逕樂平縣故城東本漢清縣

後漢更名樂平其故城在今堂邑縣東南三十里又北逕聊城縣故城西城在今清平縣

西十里又東北逕清河縣故城北城在今清平縣南清平本漢貝丘縣其西南有貝丘

故城又東北逕文鄉城東南城亦在清平縣南又東北逕博平縣故

城南城在今博平縣西北三十里右與黃溝合溝承野城郭水東北出逕清河城南又東北逕

攝城北春秋所謂聊攝以東也又東逕又東北逕援縣故

城西杜預釋地曰濟南視阿縣西北有又逕高唐縣故城

東左傳哀公十年趙鞅帥師伐齊取黎及轅毀高唐之郭杜預曰鞅即援也視阿縣西北有高唐城今在禹城縣

西四十里禹城本漢祝阿縣桑欽地理志曰潑水出高唐余按穆天子

傳稱丁卯天子自五鹿東征鈞于潑水以祭淑人丁巳天

子東征食馬于潑水之上尋其沿歷逕趣不得近出高唐



桑氏所言蓋津流出次於所聞去聲也俗以是水上承於河

亦謂之源河矣源河乃潔之再出者桑欽唯知此而不知起東武陽原故城東河既與潔合復分為二

潔由潔陰故城北北河由平原故城東蓋自高唐以西至武陽河在南而潔在北自高唐以東至海則潔在南而河在北矣今禹城縣南有源陽故

城唐縣在源河之北地名源陽故城又東北逕潔陰縣故城

北伏琛謂之潔陽城地理風俗記曰平原潔陰縣今巨澤北亭是也按臨邑縣西有潔陰故城元和志潔水北去臨邑縣

七里又東北逕著縣故城南城在今濟陽縣西南著竹庶反又東北逕崔

氏城北城在今章縣西北又東北逕東朝陽故城南城亦在章

東逕漢徵君伏生墓南碑碣尚存又東逕鄒平縣故城北城在今鄒

平縣北與齊東縣接界又東北逕東鄒城北今青城縣界有東鄒故縣又東北逕

建信縣故城北應劭曰在臨濟縣西北五十里今在高苑縣西北又東北逕千乘

縣二城間伏琛云千乘城在齊城西北一百五十里隔會水即潔之別名也元和志千乘故城在淄州高

皇清經解卷三十 皇

皇清經解卷三十

皇明經禹貢錙指

皇

苑縣北二蓋亦在千乘縣界五篇坑音十五里又東北為馬常坑而勇切地名今按下文里數

則坑乃澗坑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亂河支流而入于

泊之類海第五卷河水注云河水自千乘北城北又東分為二水

水注云濟水自甲下城南東南歷馬常坑注濟又第八卷濟

又東北河水枝津注之蓋即潔之所亂者此自西漢末

以迄後魏潔川之原委也以今輿地言之濬縣滑縣開州

清豐並屬直隸大名府觀城濮州范縣朝城莘縣堂邑聊城清平

博平並屬山東東昌府禹城臨邑濟陽章丘鄒平齊東青城並屬

府高苑屬青州府諸州縣界中皆古潔水之所經自宋世河決

南胡朝城流絕而舊迹之存者鮮矣

蔡傳云地志潔水出東郡東武陽至千乘入海程氏以為

此乃漢河與潔殊異然亦不能明言潔河所在未詳其地



也陳師凱曰程氏貢道圖云漯受河於武陽此漢河而非禹河愚按其意非指漯爲漢河蓋言今自漯入河處所受河水乃漢以後所徙頓丘之河非禹時直相以北之河也其漯水仍以東武陽爲是料河水未徙之前其自漯入河處則又過武陽以北之地也卽無與漯殊異之文故不別言漯所在耳此言足以正蔡氏之謬且水經注所敘漯水原委極其明確蔡氏東詣高閣而不覲乃以爲其地不可得詳僅以河之枝流一語了之如此顛預亦何裨於禹貢邪

國學紀聞曰太史公班孟堅謂禹醜二渠以引其河一貝丘一漯川李垂導河形勢書云東爲漯川者乃今泉源赤

皇清經解

卷三十

胡明經禹貢雜指

音

河北出貝丘者乃今王莽故瀆而漢塞宣房所行二渠蓋獨漯川其一則漢決之起觀城入蒲臺所謂武河者也渭按赤河在今東平州西北及東阿縣北五代周顯德初命宰相李穀治楊劉決河其不復故道者離爲赤河及游金二河歐陽脩所稱游金赤三河是也古漯川不行東平界中以赤河爲漯川殊謬武河者武水也水經注云卽漯水亦不聞爲漢決之凡垂書所言舊迹多不可信大抵如此孟康云河自王莽時遂空唯用漯耳其實河行漯川獨武陽以上則然而武陽以下河漯仍自別行應劭曰河盛則通津委海水耗則微涓絕流謂漯自高唐以東以河之消長爲盈涸非謂河行漯以入海也觀水經河漯各有其道

鄭善長云河干濟漯之北別流注海今所輟流者惟漯水耳見第八卷濟水注然則漯入海處後魏時雖已輟流而故道猶存未嘗爲河所占况東漢之世乎今大清河自歷城以東皆漯川故道五代晉後屢爲黃河所行其濱州以下則又非漯矣漯入海處終未嘗爲河所占也

明一統志云漯河在章丘縣北七里源出長白山西北流入小清河焦弱侯指爲禹貢之漯渭按漯上承河水非山源也亦不於章丘縣北入小清河據元和志章丘縣有濟

水卽今小清河也水經注云濟水東逕晉縣故城南城在章丘縣西北二十五里右納百脈水水出土鼓縣故城西又東北流注

于濟濟水又東有楊渚溝水出於陵故城西南而北逕土

皇清經解

卷三十

胡明經禹貢錐指

壹

鼓城東又西北逕章丘城東又北流注于濟也於陵故城在今長山縣西南楊渚溝水由章丘城東而北入小清河

寰宇記謂之獺河齊乘云在章丘縣東七里出長白山之

王村峪

山在長山縣西南三十里元和志引齊記曰於陵城西三里有長白山

其後小清之

土流淤塞章丘鄒平長山界中故瀆爲獺河之所行俗遂

以獺爲漯齊乘云小清河自鄒平又東逕長山新城今爲

漯河經流矣此卽楊渚溝一名獺河者字隨聲變與禹貢之漯全無交涉也

或問河南之濟伏見斷續若以爲貢道則必有舍舟從陸之事法當如荆梁書逾而經無其文何也曰榮澤渟而不流其水潛行地下至陶丘復出爲濟詳見導沈中閉相去約四



百里皆須陸行聖人重勞民貢道不由此其所謂浮于  
濟漯達于河者蓋自陶丘之東浮濟而北由漯以達河木  
無所逾故不言逾也或又曰漢與洛潛與沔皆一水而異  
名故言逾陶丘滎澤一濟也故不言逾曰苟有舍舟從陸  
之事則必書逾何論一水二水乎唯木無所逾故不言逾  
也

濟漯二水爲東南四州貢道之所必由非獨兗也青承充  
曰達于濟則由濟入漯可知矣徐承青曰達于荷則由荷  
入濟可知矣楊承徐曰達于淮泗則由淮入泗由泗入荷  
可知矣淮通泗泗通荷荷通濟濟通漯漯通河四州之貢  
道無不由濟者而總與陶丘滎澤之間無涉此其所以不

皇清經解

卷三十

胡明經再貢錐指

美

言逾也

禹時濟實通漯林少穎云案經文無濟漯相通之道非也  
但孔疏云從漯入濟自濟入河則必有舍舟行陸之事是  
爲大謬耳周希聖更定其文曰由濟而入漯由漯而入河  
經自灼然矣近惟朱長孺深知此意其所著禹貢長箋曰  
古時濟漯通流漢以後遂不相屬孔疏與經文所次水道  
不合當是從濟入漯從漯入河鄭端簡亦云舊作二道者  
非是此適與周氏闇合也新唐書許敬宗傳云高宗東封  
泰山次濮陽問書稱浮于濟漯今濟與漯斷不相屬何故  
敬宗對曰沈濟自温入河伏地南出爲滎澤又伏而出曹  
濮之間汶水從入之故書又言浮汶達濟不言合漯者漯

自東武陽至千乘入海也。或據此以駿濟與漯通之說。余曰：濟漯本相附近。逮西漢末，河行濟漯之間，高唐以西至東武陽，二水爲河所隔。唐世猶然，故高宗謂濟漯斷不相屬。敬宗不知古今水道之變遷，而憑臆以對殊失經旨。未可以證禹貢也。然則濟與漯通當在何處？曰：是不可知。按水經鄧里渠與將渠合北逕茌平縣東臨邑縣故城西北，流入于河。河水又東北逕四瀆津，注云：河水東分濟亦曰濟水受河也。水經注濟或作沛，又因沛而訛爲沛，今悉改從濟。自河入濟，自濟入淮，自淮達江水，徑周通，故有四瀆之名。蓋其時濟漯之間爲河所隔，故云河分濟。又云濟受河在禹時，則固漯分濟，或濟受漯也。漢臨邑縣在今茌平縣東。通典漢臨邑故城在盧縣東，按今長

皇清經解

卷三十

胡明經禹貢錙指

毛

清縣西南二十五里有盧縣故城，西與茌平接界。漢臨邑當在此間。今臨邑本漢漯陰縣，劉宋僑置臨邑，非漢縣也。四瀆津在臨邑故城東北。寰宇記四口故關在聊城，當爲縣東八十里一名四瀆口。當爲

古濟漯通波處，此亦不敢定，以爲是然。濟與漯通必在會汶之後，又北將東之際，而臨邑適當其地。東北接高唐，故城爲漯之所經，枝津徑通理無可疑。

黃文叔云：或浮濟或浮漯而皆達于河，愚謂充之北境可徑浮漯以達河，而其南境則必由濟入漯也。準此以推，則青之汶、徐之淮、揚之江海、荆之江沱、潛漢、雍之龍門，雖並列于經，而或由或不由，各隨其便，唯豫之洛、梁之潛、沔、涇爲道所必由耳。

水患莫大於河堯時，河從大伾以東行平地，數爲敗。青、徐



之菑特甚降水大陸九河之區尙未爲河所行孔疏云冀州之水不經兗州故得先冀而後充此篤論也謂治河當自充始而不信龍門呂梁之事總由讀河渠書不熟耳九河旣道青徐之河患息其所當治者濟與淮而已雍之西河豫之南河治冀時早已就緒及治豫雍則唯決諸川使由洛渭以入河而其功已畢河無事焉禹治水勢如破竹青徐以下所謂數節之後迎刃而解者也

皇清經解卷三十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

卷三十

胡明經禹貢錐指

三

皇清經解卷三十一

學海堂

禹貢錐指

德清胡明經渭著

海岱惟青州

釋文岱音代

傳曰東北據海西南距岱顏氏師古曰岱卽太山也渭按成

王賜太公履曰東至于海季札聞齊音曰表東海者其太公

乎齊湣王謂張儀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是東據海也而

傳兼言北楚子謂齊侯曰君處北海蘇秦說齊王曰北有勃

海蓋自今成山以至樂安者是也故云東北據海然自朝鮮

以至日照皆青也所遺多矣專言東則固可該瓊邪與朝鮮

也地理志岱山在泰山郡博縣西北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

東南有博縣故城山在州北五里於故城爲西北也公羊傳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胡明經禹貢錐指

一

曰越在岱陰齊蘇秦說齊王曰甬有泰山史記曰泰山之陽

則魯其陰則齊岱主南言與徐分界也而傳兼言西則岱不

足以表其界蓋青西以濟爲兗界齊語正封疆西至于濟其

明徵也北自瓊槐以西亦以濟爲兗界故王莽改漢齊郡曰

濟南而經不言濟者蒙兗濟河之文從可知也傳兼言西則

欲密而反疎甚矣說經之難也

正義云海非可越而言據者東萊東境之縣浮海入海曲

之閒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故言據也漢未有公孫度

者竊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堯時青州

當越海而有遼東也舜爲十二州分青州爲營州營州卽

遼東也渭按安國傳出魏晉閒其釋舜典云分青爲營冀



馬鄭也此云青州東北據海蓋直案當時輿地遼東屬幽州以爲青之北境至勃海而止故曰東北據海若忘乎其營之出於青者而穎達善爲傳會訓據曰跨以求合於前說夫青之跨海固也而以傳之據爲跨則非也以青之據海爲跨海猶之可也推而至於充之據濟揚之據淮荆之據荆山梁之據華山之南雍之據河皆以爲跨之則大不可矣穎達豈未之思邪先儒謂分青爲營據爾雅齊曰營州以立義康成亦舜以青州越海分置營州是堯時遼東本屬青也而王明逸非之曰中國疆界固有非至海畔止者如珠崖在大海中自爲一隅而屬於嶺南然雖越海而土俗相接又他無可附遼東固中國東境豈有不屬接壤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胡明經禹貢錐指

二

之冀而遙屬隔海之青乎周時遼東卽營州而并於幽州則堯時決非屬青矣斯言亦近理然孫炎以爾雅爲殷制殷必有所受遼東苟非青域殷何由改青曰營馬鄭諸儒相沿已久當從之古今疆域或因或革未可據周之屬幽以證堯時不屬青也

周禮正東曰青州其疆域與禹貢大異鄭注云青州則徐州地也蓋以其山鎮曰沂山其川淮泗其浸沂流知之經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淮沂其乂又曰浮于淮泗是知徐并於青也賈疏云周之青州於禹貢侵豫州之地蓋以其澤藪曰望諸知之望諸卽孟豬經於豫州曰導菏澤破孟豬是知侵豫之地也疏又云周時幽州南侵徐州之地

蓋以其澤數曰獫狁養知之地理志琅邪長廣縣西有奚養澤琅邪郡屬徐州是知侵徐之地也渭按長廣故城在今登州府萊陽縣東漢屬徐州實古青州域幽之所侵乃青地非徐地也不但此也其川河沛其浸菑時皆青地爲幽所侵而賈不言何其疎也蓋今青登萊三府之地在青域者周時皆割入幽其西又爲兗所侵而損豫之東南境以益之徐則岱山大野皆入於兗是青亦不全得徐也鄭云青州卽徐州亦言其大略而已

林少穎云爾雅不言青州者青并於徐也蔡傳取之渭按齊曰營州注云自岱東至海邢昺疏云營州卽青州地也博物志云營與青同海東有青丘齊有營丘豈是名乎蓋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胡明經禹貢錙指

三

殷改青曰營青地入營未嘗并於徐也林氏徒以越海之艱當合徐而不合營故爲此言然邢疏鑿鑿可據蔡氏汨於近說而不知攷亦獨何哉

唐營州治柳城縣

西南距平州七百里

此隋開皇二年平高寶寧以

其地置營州大業初改爲柳城郡者實在禹冀州舜幽州之城於青州無涉也水經大遼水注云渝水首受曰狼水南逕營丘城西營丘在齊僑置於此也寰宇記引開元十道略云舜築柳城以證古時已有柳城之地蓋皆因爾雅齊曰營州之文而附會爲此說不知柳城漢屬遼西郡隋始於此置營州名同而地異非舜之分青爲營者也

青州有古爽鳩氏之虛爲季荊有逢伯陵蒲姑氏之所因



及斟灌斟尋寒過之封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齊紀譚州

夷介萊凡七國戰國時為齊燕二國地秦并天下置齊郡

琅邪東境遼東漢復置青州領郡後漢魏竝因之領郡晉

分置平州青州領郡國六後改曰幽州唐為河南道之北

海州齊州領郡國五濟南淄川高密密東萊萊東牟登等郡河北道

之安東都護府按以上通典所列高密之莒縣及諸城之

南境當往屬徐又有當來屬者兗城濟陽之盧縣及東阿

之東境移漢穀城縣地在濟平陰之北境徐城魯郡乾封

萊燕之北境是也以今輿地言之山東登州萊州二府其

青州府則益都臨淄昌樂安丘壽光臨朐及諸城高苑博

興樂安之南境濟南府則肥城長清歷城章丘鄒平長山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胡明經禹貢雜指 四

新城淄川及泰安萊蕪之北境兗州府則唯東阿及平陰

之北境三府之地南以齊長城故陞與徐分界其東北跨

海為故遼東都司之東境及朝鮮國皆古青州域也

青之東境登萊二府之地斗入大海中東西長八九百里

形如吐舌史記齊世家云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於海

膏壤二千里蓋并登萊計之也海水自日照縣東與徐分

界日照本漢海曲縣屬琅邪郡今屬青州府莒州北歷諸城縣東折而東北歷膠

州即墨萊陽棲霞文登諸縣南又東北出而西折歷寧海

州及福山蓬萊二縣北蓬萊登州府治也海在府城北五

里北與遼東相望自新開海口而東北抵遼東金州衛南之旅順口三百里而近有沙門碇

磯鐵山諸島可以泊舟避風一帆徑度亦不甚險漢書元封二年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勃海擊朝鮮元和志大人故城在登州黃縣北二十里司馬宣王伐遼東造此城

運糧船從此入今新羅  
百濟往還常由於此  
又西歷招遠掖縣昌邑濰縣北與  
兗分界

禹河白碣石入海碣石以西爲逆河其東則海無所謂勃  
海也勃海之名始見於戰國策蘇秦說齊曰北有勃海是  
也然春秋時已有之左傳楚子使屈完謂齊桓公曰君處  
北海韓非子曰齊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北海少海卽勃  
海也亦作勃澥說文云海之別又謂之裊海齊語渠弭於  
有渚韋昭注云渠弭裊海是也列子曰勃海之東有大壑  
名曰歸墟歸墟者尾閭也應劭曰海之橫出者曰勃史記  
索隱崔浩曰勃旁跌也旁跌出者橫在齊北故齊都賦云  
海旁出爲勃

徐幹左思皆有齊都賦

漢置勃海郡治浮陽縣卽今河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胡明經禹貢錙指

五

開府之滄州又置北海郡治營陵縣卽今青州府之昌樂  
縣二郡皆在勃海之濱一屬兗一屬青也元和志萊州掖  
縣北有渤海則已入東萊郡界過碣石二百餘里矣元人  
又以鐵山爲碣石于欽齊乘曰青州東北跨海跨小海也  
蓋太行恆岳北徼之山循塞東入朝鮮海限塞山有此一  
曲北自平州碣石南至登州沙門島是爲渤海之口闊五  
百里西入直沽幾千里焉

于氏所謂碣石蓋卽鐵山也鐵山南對沙門島北與旅順口相接正當渤海之口若在昌黎者與此地遙隔五六百里安得舉以爲言

勃海初不若是之遠

經云夾右碣石入于河又云至于碣石入于海漢天文志  
云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海碣石碣  
石者河海分界處也碣石以西至直沽口禹時爲逆河戰



國時謂之勃海勃海止此耳以鐵山沙門爲勃海之口而旅順以東爲大海近志之失也詳見導河

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傳云泰山爲四岳所宗周禮兗州山鎮曰岱山爾雅河東岱李巡云東岳泰山也史記黃帝東至於海登岱宗漢書五行志曰泰山岱宗五嶽之長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也山有天門日觀馬第伯封禪儀記云仰視天門窅邃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賴羊腸透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繩索可得而登也應劭漢官儀云泰山東南山頂名曰日觀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許故以名焉唐六典云泰山周一百六十里高四十餘里今泰安州境有云云亭亭梁父社首高里石閭徂徠等山

皇清經解

卷二十一

胡明經禹貢錐指

六

新泰縣境有龜山新甫山雖隨地異名實泰山之支峰別阜也

岱南與徐分界處嘗考齊長城故址而約略得之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是春秋時已有長城矣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二十年齊築防以爲長城城緣河徑泰山千餘里東至琅邪臺入海齊記曰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千餘里水經注云濟水自臨邑縣東又北逕平陰城西京相璠曰平陰齊地在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十里今長清縣西南二十里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侯塹防門卽此也其水引濟故瀆尙存見濟水又云朱虛縣泰山上有長城

泰山東泰山也亦名小泰山在臨朐縣南百里朱虛故城在縣東

西接岱山東連琅邪巨海千有餘里蓋田氏之所造見東汶水括地志云長城西北起

濟州平陰縣緣河歷泰山北岡上經齊州淄州東至密州

琅邪臺入海臺在州治諸城縣東南百四十里琅邪山上元和志云故長城首

起平陰北二十九里通典云盧縣有長城東至海蘇代說

燕王曰齊有長城鉅防鉅防即防門也寰宇記云諸城縣

南四十里有長城東南自海迤邐上大朱山盡州南界二

百五十里大朱山南距琅邪臺六十里今按齊長城橫絕泰山繇地千

餘里自平陰而東歷肥城在縣北長清在縣南泰安在州西北六十里

萊蕪在縣北淄川在縣南沂水在縣北九十五里臨朐在縣南又有穆陵關在大岷山

上西接沂水縣界莒州在州北以訖於諸城在縣南七十里皆有故陞此雖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胡明經禹貢錐指 七

後人所築然皆因岡阜自然之勢為之禹時青徐分界亦

必以此也

青西及北以濟為界鄭漁仲云不言濟者以兗州見之也

按水經注濟水自臨邑過平陰盧縣歷城臺縣梁鄒臨濟

安平樂安利縣至琅槐入海以今輿地言之平陰長清齊

河歷城界中之大清河及章丘鄒平常山新城高苑博興

樂安界中之小清河即漢時濟水會汶入海之故道古青

兗分界處也

青之東北界無可考疏云越海而有遼東之地恐未盡通

典云青州之界東跨海從岱山東歷密州東北經海曲萊

州越海分遼東樂浪三韓之地西抵遼水此說近是然三



韓地太遠而玄菟不可遺竊疑漢武所開二郡皆古嶠夷之地在青州之域者而三韓不與焉蓋嶠夷義和之所宅朝鮮箕子之所封不應在化外先儒但云有遼東非也漢書言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後漢書言東夷率皆土著喜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觀其土俗則青之東北界不止於遼東明矣史記秦始皇本紀云地東至海暨朝鮮北據河爲塞竝陰山至遼東朝鮮列傳云自始全燕時略屬真番朝鮮爲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燕秦之所經略蓋禹貢嶠夷之地唐一行所謂北戒山河抵恒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以限戎狄者是也星傳謂北戒爲胡門

明遼東都指揮使司兼轄漢遼東西二郡之地都司城西四百二十里爲廣寧衛本遼東無慮縣也衛西幽州城衛東營州城都司城東至鴨綠江五百六十里與高麗分水太康地志云樂浪遂城縣有碣石長城所起通典云在今高麗舊界蓋卽蒙恬所築起臨洮至遼東者也東漢以來故陞湮沒都司城北至三萬衛三百三十里古肅慎氏地衛西有開元城金置會寧府號爲上京禹貢青州之北界當極於此衛東北距長白山千餘里其水北流爲混同江南流爲鴨綠江唐書東夷傳云高麗馬訾水出鞮鞞之白山色若鴨頭卽此江也都司城南至旅順海口七百三十

里去登州不遠順風揚帆信宿可達明初遼東士子附山東鄉試後以渡海之艱改附順天猶周之并營於幽也

嶠夷既略

釋文嶠音隅

傳曰嶠夷地名正義曰卽堯典宅嶠夷是也王氏曰略爲之封畛也會氏曰地接於夷不爲之封畛則有猾夏之變金氏曰首書嶠夷諸州無此例也但青州實跨海而有東夷兼堯命義和宅嶠夷以候正東之景故特表於前渭按後漢書東夷有九種曰吠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昔堯命義仲宅嶠夷曰賜谷蓋日之所出也贊曰宅是嶠夷曰乃賜谷巢山潛海厥區九族是以九夷爲嶠夷也金說本此蓋碣石之功畢禹卽東行至遼東經略嶠夷然後渡海而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胡明經禹貢雜指

九

南治漕溜二水也

嶠夷堯典疏云尙書考靈曜及史記作禺鏡渭按五帝本紀作郁夷張守節曰郁音隅夏本紀仍作嶠夷司馬貞曰今文尙書及帝命驗並作禺鏡在遼西鐵古夷字也緯書已亡檢史記無作禺鏡者唯說文作嶠鏡鏡字見金部云古文鐵从夷从夷則可讀爲夷不當作鐵其作鐵者蓋後人傳寫之誤

九州唯此書略必有精義傳云用功少曰略非也按左傳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又曰封畛土略又曰侵敗王略略皆訓界經略猶言經界也王說本此而會氏尤善林少穎稱之



堯典傳云東表之地稱嵎夷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  
故稱陽谷陽谷嵎夷一也正義曰青州在東界外之畔爲  
表故云東表之地據日所出謂之陽谷指其地名卽稱嵎  
夷故云陽谷嵎夷一也然不言在何郡縣說文暘山在遼  
西一曰嵎鏡陽谷也旣在遼西則冀域而非青域不可以  
當禹貢之嵎夷薛士龍云嵎夷今登州齊乘因以寧海州  
爲嵎夷近世皆宗其說余按封禪書秦始皇東遊海上祠  
齊之八神其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  
隅以迎日出云韋昭曰成山在東萊不夜縣今文登縣東  
北一百八十里有成山是也不夜故城在縣東自古相傳爲日出  
之地謂義仲之所宅在此頗近理然文登與萊州接壤禹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胡明經禹貢錙指

十

旣略嵎夷不應越萊夷而西治濰淄是則可疑耳且朝鮮  
更在成山之東寅寅出日尤爲得宜元史天文志言郭守敬爲太史四海測景

之所凡二十七東極高麗西至瀛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皆古人之所未及按高麗卽古朝鮮北極出地三十八度與登州同後世朝鮮爲外國測景但可在登州堯時嵎夷爲青域測景自當在朝鮮也元之初起威行塞外諸國罔不臣服故測景窮河源悉聽其所爲范史以東夷九種爲嵎夷必有根據杜氏通典亦用其說今從之通鑑唐高宗顯慶五年命蘇定方伐百濟以新羅王春秋爲嵎

夷道行軍總管是亦以東夷爲嵎夷也

漢書武帝紀云元封三年朝鮮斬其王右渠降以其地爲樂浪臨屯立菟真番郡地理志云立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濊貊句驪蠻夷應劭曰立菟故真番國樂浪故朝鮮國也後漢書東夷傳云濊及沃沮句驪本皆朝鮮之地也

漢元封三年滅朝鮮分置四郡至昭帝始元五年罷臨領  
眞番以并樂浪立菟立菟復徙居句驪自單大屯已東沃  
沮濊貊悉屬樂浪然則此二郡之地東窮大海皆古嶠夷  
也立菟北與夫餘挹婁連壤故爲之封畛使北國不得南  
侵樂浪南與三韓分海故爲之封畛使島夷不得北侵而  
中外之防峻矣

澠淄其道

釋文澠音惟本亦作惟又作維淄測其反渭按維淄漢書作惟淄顏氏云惟字今作維淄字或作淄古今通用也

傳曰澠淄二水復其故道正義曰地理志云澠水出琅邪箕  
屋山

山見說文班志無之此誤增

北至都昌縣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

今漢書本作入海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胡明經再貢錐指

七

林氏曰河濟下流充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  
青雖近海然不當眾流之衝但澠淄二水順其故道則功畢  
矣比之他州用力最省者也蔡氏曰上文言旣道禹爲之道  
也此言其道汜濫旣去水循其道也渭按都昌屬北海郡博  
昌屬千乘郡今山東青州府莒州東有箕縣故城益都縣西  
南有萊蕪故城博興縣東南有博昌故城萊州府昌邑縣西  
有都昌故城皆漢縣也

顧氏日知錄曰澠水出琅邪郡箕屋山

在今莒州西

書禹

貢澠淄其道左傳襄公十八年晉師東侵及澠是也其字  
或省水作維或省糸作淮又或从心作惟總是一字漢書  
地理志琅邪郡朱虛下箕下作維靈門下橫下折泉下作



淮上文引禹貢惟留其道又作惟一卷之中異文三見

馬文 韓曰漢書王子侯表城陽頃王子東淮侯類封 通鑑梁武

帝紀魏李叔仁擊邢杲於惟水胡三省注 占人之文或省

或借其旁竝从鳥隹之隹則一爾後人誤讀為淮沂其又

之淮而呼此水為槐河失之矣按淮字當从佳人之佳

水經注淮水出琅琊箕縣許慎呂忱云淮水出箕屋

山蓋廣異名也元和志淮山在密州莒縣東北八十三里

羅水所出謂按說文羅水出琅琊箕屋山謂琅琊郡箕縣

之屋山非山名箕屋也 東北逕其縣故城西又東北逕諸縣故城西

城在今諸城縣西南 又東北逕東武縣故城西故城漢琅琊郡治也

蓄以為塘方二十餘里溉水田萬頃 又北逕平昌縣故

城東城在今安丘縣南 又北逕高密縣故城西城在今縣西南元

將龍且夾淮水而陳卽此處 又北逕淳于縣東今安丘

有淳于故城淮水 又北左會汶水此東汶也出朱 北逕平

城亭西又東北逕密鄉亭西應劭曰淳于縣東北有平城

也今昌邑縣南有平城故城東南有密鄉故城 又東北逕下密縣故城西城在昌

南與濰縣接界濰縣本唐北海縣元和志海在北 又東北

海縣東北一百二十里濰水南去縣五十五里 又東北

逕都昌縣故城東晉省都昌入掖縣宋建隆三 又東北入

于海元和志萊州掖縣海 以今輿地言之濰水出莒州東

北濰山歷諸城屬青州屬萊州府 安丘屬青 濰縣至昌邑東

北五十里入海也並屬萊州府

說文有留字留字而無溜字溜作留或作留周禮幽州浸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胡明經禹貢錙指 十一



謂之原泉

淮南子曰淄水出自管山蓋山別名也括地志

傳云禹治水功畢土石黑數里之中波若漆故謂之淄水

齊乘曰淄水出今益都縣岳陽山東麓地名泉河右萊蕪

地岳陽即原山也淄多伏流俗謂上南有十八漏益東北

都新志淄水源自泉河頭泉在縣西南有一百三十里

流逕萊蕪谷谷在今益都縣西南元和志屈而西北流逕

其縣故城南南門元和志萊蕪谷當路在淄州東南

六十里按故城明初割屬益都今在其西南或仍謂在淄

川縣界年復以其地置萊蕪漢遼縣唐貞觀元年省入博城

縣在泰安州東一百二十里又西北轉逕城西又北出山

謂之萊蕪口齊乘曰淄水自萊蕪谷又北逕長峪青州舊

踰二百里中通淄河按長峪本東北流逕牛山西又東逕

名馬陘亦名弇中見春秋傳

臨淄縣故城南東得天齊水口水出南郊山下謂之天齊

水在齊八祠中又北逕其城東城中有管丘爾雅牛山出

北流注于淄其前左為管丘也漢齊郡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胡明經禹貢錐指

七

治又東逕利縣東晏謨曰利縣在齊城北五十里齊城即

興縣東有青州府北五十里之臨淄故城也今博

利縣故城又東北逕東安平城北應劭曰博昌縣西南三

十里有安平亭故縣也

按淄水自利縣東又東北流不得過博昌之西南今臨淄

縣東有安平故城若以爲是則當先安平後利縣宣注文

偶爾失次邪不然則道元誤引又東逕巨淀縣故城西

利縣東北當別有東安平城也

今樂安

縣東北又東北逕廣饒縣故城南饒巨淀二縣屬齊郡後

漢省晉復置廣饒劉宋改曰千乘歷代因之金

改曰樂安元和志淄水南去千乘縣二十八里又東入馬

車瀆瀆水首受巨淀即濁水所注也在縣東五十里清水

乘云今樂安高家港也縣志云在縣東五十里清水

洳亂流東北逕琅槐故城南應劭曰博昌東北八十里有

琅槐故城是又東北逕馬井城北與時繩之水合互受通

稱時水出齊城西南二十五里平地出泉即如水也亦謂

謂之漢溱水北逕博昌南界入時水自下通謂之漚又東

北至廣饒故城北東北入淄水孔子曰淄澠之水合易牙



嘗而知之謂斯水矣繩當作澗齊乘云時水之源南近淄水詳其地形蓋伏淄所發土人名曰烏河一名沁水亦名如水澗水北流勢極屈坑如馬又東北至皮丘沈入于海

類下同故晏謨伏琛並言淄澗之水合于皮丘沈西元和志壽

光縣淄澗二水西自千乘地理志曰馬車瀆至琅槐入海

蓋舉縣言也謂言琅槐而以今輿地言之淄水出益都縣

東南岳陽山歷臨淄博興樂安至壽光縣北由清水泊入

海並屬青州府元和志渤海據琅槐故城在今樂安縣界

則淄水入海不當在壽光然清水泊跨二縣之境必皆漢

琅槐地馬車瀆近海處豈即古之皮丘坑與元和志千乘縣北有青丘

齊景公畋于青丘即此朱長孺曰淄水地志云入濟水經

獨云入海者馬車瀆以下乃濟水入海處淄水入海之道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胡明經禹貢錙指 古

與濟水正同非經志互有齟齬也渭按濟由馬車瀆入海

自金皇統中始前此不爾也河渠書云於齊通淄濟之閒

故淄得由博昌入濟

地志謂淄入濟水經謂淄入海杜預謂淄入汶鄭樵以入

汶爲是今按左傳昭二十六年成人伐齊師之飲馬於淄

者注云淄水出泰山梁父縣西北入汶此淄即柴汶也杜

注左傳不誤鄭據以爲禹貢之淄則誤耳

青與兗以濟爲界則濟之下流青亦受之但淪濟之功在

治徐時故此州專紀濰淄亦猶徐揚共是淮而排淮之功

治徐時已畢故獨書其父而揚不復言也敢以補林氏之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釋文濱必人反斥徐音尺謂按濱漢書作瀕後同斥史記漢書並作瀕

傳曰濱涯也言復其斥鹵正義曰說文鹵鹹地也東方謂之

斥西方謂之鹵海畔迴闊地皆斥鹵故云廣斥言水害除復舊性也林氏曰此州之土有二種平地則色白而性墳至於海濱則彌望皆斥鹵之地斥者鹹土可煮以爲鹽者也金氏曰斥鹵可煮爲鹽故齊有魚鹽之利今登州千里長沙是其地

管子曰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渠展今不知所在

水經注云平度縣有土山膠水北歷土山注于海海南土山以北悉鹽坑相承修煮不輟平度漢屬東萊郡故城在今掖縣東北自此以西歷昌邑濰縣壽光樂安其北境濱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胡明經禹貢錙指

五

海之地疑卽是古之渠展爾雅十藪齊有海隅郭璞以海

濱廣斥當之渠展蓋海隅之別名也然廣斥恐不止於此

按齊語桓公通齊國之魚鹽於東萊使關市譏而不征以

爲諸侯利韋昭曰言通者則先時禁之矣東萊齊東萊夷

也漢置東萊郡今爲萊州登州二府地

取魚鹽者不征稅所以利諸侯致遠

物也由是觀之則東萊出鹽最多鄭康成周禮注云東西

曰廣

古曠切

南北曰輪禮記注云橫量曰廣從量曰輪廣者

東西之地形也今登萊二府東西長八九百里三面濱海

皆可以煮鹽海濱廣斥蓋謂此也金說良是

管子注云渠展地名沛水

入海之處

冀兗皆濱勃海今靜海縣東有鹹水沽卽古豆子甝地斥



鹵數十里鹽山縣東有鹹土周百五十里長蘆鹽利出此者十之五六皆充域也而經不書徐揚皆濱大海自吳淠煮鹽以富其國會稽於是乎有鹽官唐以後淮浙之鹽甲於天下二州鹹土更多而經亦不書獨於此書海濱廣斥何也蓋他州鹹土唯沿邊一帶冀兗徐各數百里揚據禹迹之所及亦止千餘里而東萊之地斗入大海中長八九百里以三面計之鹹土不下二千里是一州而兼數州之斥地形卓詭故特書之昔太公以齊地負海舄鹵少五穀迺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輳桓公管仲復脩其業通魚鹽之利於東萊及靈公滅萊而有其地爲利益博故晏子曰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言陳氏厚施通東萊之利於國中也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胡明經禹貢錐指

六

檢漢志北海郡唯都昌壽光有鹽官而東萊郡則曲成東牟愷音昌陽當利五縣並有鹽官則萊夷之產倍於齊國

又可知已齊之所出不足以給諸侯故弛禁而通萊夷之

產以濟之齊資萊夷無藉於齊愚故以爲廣斥在東萊也

通齊國之魚鹽於東萊謂使萊夷之產得售於齊而輸之遠方不然則何以言利諸侯邪此古人倒裝文法慎勿錯

解抑又思之人性不能食淡艱鮮已奏則鹽亦食之最急

者故禹旣制貢以給國家之用而又懋遷有無使四方之

人各得其所欲青之廣斥所以利民者甚大又安得而不

書傳意謂經志土復其性審爾則濱海之州皆然何獨書

於青茅氏匪疏云以鹽利早開故特標土質爲貢鹽張木

庶幾得之

樂安縣志云海濱廣斥謂如今高家港以往其地都無所  
生婦人有白首而不識五稼歲時盤薦唯魚殮耳知府朱  
鑑詩曰海若生潮成碧浪天如不雨盡黃塵可堪二月無  
花柳踏遍孤邨不見春渭按斥鹵之地五穀不生大率類  
此高家港卽古馬車瀆在縣東北五十里謂此亦齊之渠  
展則可若以爲青之廣斥盡於此則非也

斥鹵對言則東方爲斥西方爲鹵單舉則斥亦鹵也故鄭  
康成云斥謂地鹹鹵史漢竝作廣瀉廣韻云瀉鹹土周禮  
草人鹹瀉疏云逆水之處水寫去其地爲鹹鹵通作爲溝  
洫志民歌史起曰終古爲鹵兮生稻梁注云爲卽斥鹵呂  
氏春秋爲作斥蓋古字斥與瀉爲通也黃氏日抄曰案管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胡明經禹貢錐指

七

子斥者薪芻所生之地鹵乃鹹地於斥不相干今嘉興府  
潯海人呼產蘆之地爲斥塹渭按海濱鹹土不生他物唯  
蘆生之可充薪芻以給煮鹽之用取之甚便故曰斥者薪  
芻所生之地未見斥之非鹵也嘉興之斥塹亦卽鹽場先  
儒之義殆不可易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傳曰田第三賦第四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釋文鹽餘占  
反絺勅其反

傳曰絺細葛錯雜非一種林氏曰鹽卽廣斥之地所生海物  
水族之可食者蔡氏元度曰貢物不以精麤爲敘而以多少  
爲敘青州鹽居多故敘於先也他倣此吳氏曰海物水族排



蜃羅池之類滑按海中之物詭類殊形非止江河鱗介之族故謂之錯

史記貨殖傳云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宋史食貨志云鹽類有二引池而成者曰穎鹽周官所謂監鹽也

鹽周禮作苦

鹽若讀曰鹽說文鹽河鬻古煮海鬻井鬻鹹而成者曰末

東鹽池以鹽省右聲

鬻字

鹽周官所謂散鹽也按今解州鹽池密邇帝都其所出豈

不足以給旬服千里之食而必有藉於青者蓋洪水之後土性未復不能凝結成鹽故耳水經注云河東鹽池出石鹽自然印成朝取夕復終無減損唯水暴雨澍甘潦奔洑則鹽池用耗洪水之爲害於鹽也明矣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其詩曰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說者謂池遇南風則結鹽多故曰可以阜財蓋鹽鹽未幾卽興也然周官鹽人之文諸鹽用各有所宜則後此鹽鹽雖興青之貢恐亦終不可廢耳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胡明經禹貢錐指

六

詩爲絺爲綌服之無斃傳云精曰絺麤曰綌周官掌葛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蓋取諸畿內此經爲邦國之貢故獻其布之精者內外事不同也曲禮爲天子削爪者副通普之中以絺則絺又可用作巾矣禹時青豫旣貢絺揚之島夷又貢卉服先儒以爲卽葛越左思吳都賦云蕉葛升越弱於羅紈是也後世專以出南土者爲佳攷杜氏通典貢蕉葛者凡十餘郡皆南土也唯臨淄貢絲葛十五疋猶有禹貢之餘制焉

周禮醢人饋食之豆有羸

古螺字

醢

音排

醢

音進

醢又醢

人祭祀共麤羸蚺以授醢人故林氏以海物爲羸麤蜃蚺

之類然蚺乃蚺蜉子非水族也鄭康成庖人注云青州之

蟹胥後漢伏隆傳張步遣使獻鮓

音電

魚斯實經之海物矣

又按本草鳥賊海鷄牡蠣馬刀魁蛤文蛤車螯東海中皆有之馬刀卽麤魁蛤卽蚺也

禮王者大饗有四海九州之美味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故此等亦

令貢之非以奉上之口腹也青距帝都不過二千餘里而

又獻藁

古老反

不獻蠶

悉然反

則於民固無害矣後世海物莫

盛於嶺海而海岱則微如郭璞江賦所言王珣海月三蠶

虾江洪蚶石蚌蟹蝟之類皆嶺海產也遠方馳貢煩擾疲

費唐元和中孔戣奏罷明州歲貢淡菜蚶蛤之屬長慶中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胡明經禹貢錐指

九

復貢元稹觀察浙東又奏罷之明州且以爲苦况粵閩乎

以是知禹貢海物唯青有之而不及徐揚其爲斯民慮也

蓋詳

惟錯有別解林少穎云先儒謂海物錯雜非一種此說不

然夫旣謂之海物而不指其名則固非一種矣何須更言

惟錯竊謂此與揚州齒革羽毛惟木文勢正同錯別是一

物如豫州之磬錯也吳幼清云惟或在句中猶言與及暨

也或在句端猶如越如若也錯石可磨礪者也詩云他山

之石可以爲錯涓按此錯果爲石則荆何必又貢礪砥惟

字在句中亦不盡如吳氏訓海岱惟青州豈可謂與青州

暨青州邪



岱畎絲泉鉛松怪石

釋文畎工夫反徐本作畎谷泉思似反鉛寅專反字从合谷音以選反怪如字

傳曰畎谷也怪異好石似玉者岱山之谷出此五物皆貢之

正義曰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谷是兩山之閒流水

之道故言畎去水故言谷也怪石奇怪之石故云好石似玉

也棠麻也鉛錫也岱山之谷有此五物美於他方所有故貢

之也陸氏

德明

曰怪石砥砮之屬王氏曰黑錫曰鉛林氏曰

凡貢不言其所出之地者一州所出皆可貢言所出之地者

以此地所產為良也又曰怪石之貢誠為可疑竊意當時制

禮作樂資以為器用之飾有必不可闕者非貢無益之物以

充玩好也程氏

大昌

曰質狀色澤似石而非石故命為怪非

抑之也所以高之也古者用玉比後世特多其勢不得不以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胡明經禹貢錐指

三

似玉者充之玖瓊琇之類是已蓋貢怪石以足用非如今

靈璧太湖之石嵌空玲瓏可為戲玩者也

按尹文子云魏田父得玉以告鄰人

鄰人詳之曰此怪石也怪石似玉故可以相証

益稷濬畎澮距川傳曰一畎之閒廣尺深尺曰畎方百里

之閒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正義曰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

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

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

十里為成成閒廣八尺深入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閒

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是畎遂溝洫澮皆通水之道惟言

畎澮者舉大小而略其餘也與此釋岱畎不同謂按二義

不可偏廢山勢已盡平原曠野之鄉可以備五者之制自

當依匠人說若在山中崎嶇偏側安所得成同之地而爲之自當依釋水說蓋谷是澗壑之流直出山中以注谿卽禹所謂畎谿則谷口橫截一道受澗壑諸水以注川卽禹所謂澮也匠人之溝洫乃人爲之谿谷天成不必五者俱備秩然整齊

周禮太宰九職其一曰嬪婦化治絲枲又有典絲典枲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頒之於外內工賈疏云按喪服傳牡麻者枲麻也則枲是雄麻對苴是麻之有蕢實者桓寬鹽鐵論曰古者庶人耆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是枲賤於絲也堯豫通州之絲皆可貢青所出不盡美故繫之以岱畎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胡明經禹貢錙指

三

說文鉛青金也本草鉛一名黑錫今泰山之下不聞有鉛蘇頌曰鉛生蜀郡平澤今有銀坑處皆有之蓋礦利漸開不必以岱畎爲良遂隱而不傳矣鉛不知其所用案胡粉黃丹皆化鉛爲之土宿真言本草云鉛乃五金之祖變化最多一變而成胡粉再變而成黃丹是也胡粉一名白粉黃丹一名朱粉可以代丹堊故貢其材使煉治之以給纈畫塗飾之用也

魯頌閟宮之章章曰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楸有烏路寢孔頤徂徠山在今秦安州東南四十里實岱之支峰特異其名耳水經注云徂徠山多松柏詩所謂徂徠之松也鄒山記曰徂徠山在梁父奉高博三縣



界猶有美松見第二十四卷故水昔秦始皇登泰山避風雨於松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岱畎之多松明矣齊魯以岱分界徂徠在南與新甫俱爲徐域故其材魯得用之也

金吉甫云怪石如今萊之温石可爲器今青州黑山紅絲石紅黃相參文如林木或如月暈如山峰如雲霞如花卉卽古怪石也淄川梓桐山石門澗石色若青金紋如銅屑理極細密亦奇石但不如紅絲石之堅凡此諸品皆可爲器用今取以爲硯登州府志云怪石出萊陽縣五龍山色類崑山石而文理過之滑按經之怪石本出岱畎青萊登之地去岱絕遠泛引無當也名醫別錄言白紫石英皆生太山山谷白石英大如指長二三寸六面如削白澈有光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胡明經禹貢錐指

三

長五六寸者彌佳寇宗奭曰紫石英明徹如水精但色紫而不勻李時珍曰太平御覽云自大峴至太山皆有紫石英太山所出甚瓌璋斯二英者其經之所謂怪石乎英通作瑛說文瑛玉光也徐鍇曰案符瑞圖玉瑛仁寶不斲自成光若白華漢文帝時涓陽玉瑛見今白石紫石瑛皆石之似玉有光瑩者由是觀之二英之可代玉益信矣詩齊風尚之以瓊英傳云石似玉亦可證石英之義但近世器服之飾此石罕用人唯知爲藥物故言怪石者不復以二英當之耳魏文帝黃初元年取白石英紫石英及五色大石起景陽山於芳林園此則與結瑤構瓊無別非大禹作貢之意也

萊夷作收

釋文萊音來七徐音日一音莊

顏氏曰萊夷萊山之夷也林氏曰史記齊世家太公東就國

萊夷來伐與之爭營丘左傳夾谷之會萊人欲以兵劫魯侯孔子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萊之爲夷無疑矣先儒但以爲地名非也吳氏曰作謂耕作牧謂放牧夷人以耕牧爲業也渭按今萊州登州二府皆禹貢萊夷之地其成功獨後故書作牧於賦貢之下與冀之恆衛大陸同一變例元和志云故黃城在登州黃縣東南二十五里古萊子國春秋傳齊侯滅萊杜注今東萊黃縣是也萊山在縣東南二十里封禪書齊之八祠六日月主祠萊山此萊國之所都也今高密縣在膠州西北五十五里縣治卽夷安故城古夷維邑水經注膠水北過夷安縣東應劭曰故萊夷邑太史公曰晏平仲萊之夷維人也西去濰水四十里然則高密亦萊地其境越膠水而西去濰水不遠矣卽墨在州東而爲齊邑蓋滅萊後始有其地耳然春秋時又有夷介二國與萊錯壤而居夷在卽墨縣西介在膠州之南隱元年紀人伐夷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是也嶋夷旣略便當治萊夷而禹不然者蓋以其水入海路近爲患不深而濰淄內地宜先治之此成功所以獨後也

孔傳云萊夷地名可以放牧說者皆因之以作牧爲一事唯吳幼清不然今按萊夷之地三面瀕海皆爲斥鹵五穀

不生中間又有萊膠勞成羽金與之罟文登不其距艾等

山及獫養澤

元和志云澤在萊州昌陽縣西北四十里今爲登州府萊陽縣地也

其可耕者

無幾齊地負海鴻鹵少五穀况萊夷乎耕田不足以自給



故必兼畜牧而後可以厚其生經所以言作又言牧也若從舊解則作字頗贅且經凡書作皆謂耕作此不當獨異故改從吳氏金吉甫曰萊夷地宜畜牧取其畜以供此臆說也禹貢周官未有以畜貢者唯周書王會篇言外國所獻有純牛露犬之類蓋非常畜不可據以釋此經

厥筐屨絲

釋文屨烏簞涓按屨史記作盂蓋從古文木也

傳曰屨桑蠶絲中琴瑟弦正義曰釋木云屨桑山桑郭璞曰

柘屬也屨絲是蠶食屨桑所得絲韞中琴瑟弦也

枚乘七發之言琴曰

野蘭之絲以爲絃

蘇氏曰屨桑出東萊以織繪堅韞異常東萊人謂

之山蘭涓按絲不入筐而屨絲入筐蓋貴重之諸筐皆織成之物而此獨以絲蓋或弦或繪聽其所爲也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胡明經禹貢錐指

雷

蘇氏云屨絲出東萊萊夷作牧而後有此故書筐在其後亦不言獨萊夷貢之也登州府志云屨絲出棲霞縣文登招遠等縣亦有之其蘭生山桑不浴不餉居民取之製爲紬久而不做斯所謂出東萊堅韞異常者也今青州濟南兗州等處皆有蘭紬其蠶乃人放椿樹上食葉作繭絲不甚堅韞嘗詢諸土人野蠶食山桑葉作繭高巖之上樵者往往得之不過數枚欲製爲紬須廣收積多乃成一匹所出至少官長欲市取亦無從得也蓋必此種而後可以當禹貢之屨絲古今事變不同以今之徧地皆有而疑古之獨出於東萊也亦過矣

劉原父曰青徐揚三筐皆三夷之貢也孫徵取之今按揚

之貝錦果出島夷則下文厥包橘柚豈亦島夷貢之乎其不可通也明矣縷絲雖出萊夷他國可市取以貢亦猶藍田出玉而貢珍珠者非獨藍田在其境內者也說見雍州困學紀聞曰地理志謂齊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臨淄有服官墨子曰錦繡綺紈亂君之所造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鑄之然猶幾不能勝齊俗之侈蓋自景公始渭按漢世齊有三服官春獻冠幘縹爲首服紈素爲冬服輕綃爲夏服又有冰綺方空音孔縠吹綸絮之目齊俗之工於織作如此然自春秋以前皆未嘗有也故青州貢絺筐屨絲而已矣豫貢絺紈揚筐貝錦舜觀古人之象以作繡四者自唐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皇明經禹貢錐指

圭

浮于汶達于濟

虞有之而聖子以爲亂君之所造不亦諄乎蓋一意尙儉譏齊俗之侈而不自覺其言之過耳

正義曰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蔡氏曰不言達河者因於充也渭按此經蒙充之文曰達于濟則由漯以入河可知矣其東北境徑浮濟不必從汶也

水經注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

萊蕪縣在齊城西南原山又在縣西南六十許

里從征記曰汶水出縣西南流自入萊蕪谷入路連山數百里水陸多行石澗中按原山在今萊蕪縣東北七十里東接益都西接章丘北接淄川縣界高聳出羣山之上亦

名馬耳山魏收志蕪縣有馬耳山汶水出是馬耳卽原山矣今又名西南逕羸縣故城南

城在今萊蕪縣西北

又東南逕奉高

縣北

今泰安州東有奉高廢縣

屈從縣西南流與一水合俗謂之牟汶



水出牟縣故城西南阜下俗謂之胡盧堆西南逕奉高縣故城而西南流注于汶今萊蕪縣東有牟縣故城牟汶水在縣南門外西流又南右合北汶水出分水谿東南流逕至泰安州東入汶又東南流逕南明堂下昔漢武令泰山作明堂引水為壁雍世謂之石汶又左入于汶水今泰安州南有泮水出泰山分水嶺考其源流蓋卽北汶也

博縣故城東城在州東南漢置唐改曰乾封又西南逕龍鄉故城南又西南逕

南逕亭亭山山在州南五十里又南左會淄水世謂之柴汶水出梁山縣東南流逕蕪裘城北又逕梁父故城南又西南逕梁縣故城北又逕成邑北春秋齊師圍成成人伐齊飲馬於斯水者也淄水又西逕陽關城南西流注于汶水今按州南有巖棠縣梁父故城西南有陽關城柴汶水在州東三十五里又西南逕魯

俗名司馬河又南逕鉅平縣故城東城在州西南又西南逕魯

國汶陽縣北又西逕汶陽縣故城北城在今寧陽縣東北又西洗水

出焉呂忱曰洗水出東平上承汶水於同縣西闢亭東爾雅汶別爲闢其酋洛之有汶矣洗水西南流逕乘丘

縣故城東又東南注于沫水按

乘丘故城在今滋陽縣西北

又西逕蛇丘縣南今肥城縣南有蛇丘故城本魯又西南逕罔縣北縣本魯闢邑在又西南

蛇淵圍漢置縣今寧陽縣境又西南

逕東平章縣南今東平州東有章縣故城又西南逕桃鄉縣故城西城在今汶上縣東又西南逕壽張縣北壽張本壽良後漢光武更名又西南

比四十里

至安民亭入于濟今州西南十里安山鎮卽故安民亭汶水自桃鄉四分當

其派別之處謂之四汶口卽今戴村霸地其左二水雙流西南至

無鹽縣之郿鄉城南又西南逕東平陸故城北又西逕危

山南世謂之龍山又西合爲一水西南入茂都澱卽今南旺湖次一

汶西逕郿亭北又西至壽張故城東遂爲澤渚其右一汶

西流逕無鹽縣故城城在今東平州東又西逕洽鄉城南又西南

逕壽張縣故城北城在州西南又西入于濟以今輿地言之汶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胡明經禹貢鍾指

美

水自萊蕪歷泰安肥城寧陽至東平入濟合流以注于海  
此禹迹也迨元人引汶絕濟爲會通河明永樂中又築戴  
村壩遏汶水盡出南旺以資運而安山人濟之故道填淤  
久矣

元和志乾封縣界有五汶源別而流同五汶者曰北汶羸

汶柴汶牟汶其一則經流也四汶口乃下流岐分處不在五汶之數按鄆注

無羸汶羸汶在今萊蕪縣南三十里源出官山之陰流合

牟汶官山者新甫之別名也山在新泰縣西北泮水源出

泰山分水嶺卽北汶州志謂之塹汶在今泰安州南五汶

之外有小汶在州東南七十里源出官山流逕徂徠山南

又西入汶水所謂大汶口也羸汶流合牟汶故鄆注不言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胡明經禹貢雜指 七毛

五汶以小易羸斯爲當矣又有水出萊蕪縣寨子村流合

牟汶者近志指爲浯汶據漢志琅邪靈門縣有高泵山浯

水所出東北入濰說文云水出靈門山世謂之浯汶浯水合東

汶入濰故有此名 在今莒州界與萊蕪無涉志妄言耳東汶出朱

虛縣小泰山北流至淳于縣入濰在今臨朐安丘界淮南

子曰汶出弗其西流入濟高誘云弗其山名在朱虛縣東

是卽入濰之東汶言入濟者淮南之誤也

曾彥和曰汶水有二出萊蕪縣原山入濟者徐州之汶也

出朱虛縣泰山入濰者青州之汶也渭按原山北接淄川

延袤跨青徐之境汶雖徐水其導源處猶爲青域故青之

貢道書浮于汶云



皇清經解卷三十一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胡明經禹貢錐指

天

